

建筑与传统文化的回眸与反思

焦毅强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建筑与传统文化的回眸与反思

焦毅强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筑与传统文化的回眸与反思 / 焦毅强著. —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112-17086-9

I. ①建… II. ①焦… III. ①建筑－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TU-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2208号

中国建筑既是科学的又是文化的。本书是作者对于现代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思考与独到领悟。全书内容包括进两步 退一步；中国建筑应当建立“人文”和“科学”的双支点；中国建筑的“空体”；中国建筑的真实存在等。作者将自己的感悟融入建筑设计中，实现了现代与传统的完美结合。
本书可供广大建筑师、建筑理论工作者、高等院校建筑学专业师生、建筑文化爱好者等学习参考。

责任编辑：吴宇江
责任设计：陈 旭
责任校对：陈晶晶 关 健

建筑与传统文化的回眸与反思

焦毅强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12 印张：12 ½ 字数：285千字
2014年10月第一版 201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128.00元
ISBN 978-7-112-17086-9
(2522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中国佛学院第一副院长 学诚

百多年来，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文化经历了一场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直到今天，仍在辛苦寻觅自己新的落足地。现代的中国所接受的不仅仅是西方的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西方式的社会运作方式：利用社会成员间的矛盾与张力，来为社会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这令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从过去的各安天命，逐渐转向对独立个性与个人奋斗的膜拜顶礼。

物质与精神同属于人类的基本需求，也是驱动社会前进的两大车轮。然而我们看到，现代社会一方面极力把物质发展推至最高上限，另一方面却把精神发展勉强维持在最低底线。这种高低错位的结果，是传统的精神价值观被普遍地解构和消解，人们愈加通过物质财富的占有与消费彰显自身的存在意义。然而，人们从急速膨胀的物质消费中真正获得心灵上的富足感和安全感了吗？实际情况却是，每个人都为社会大潮所裹挟着终日忙碌奔波，为生计徒增烦恼，为未来深感焦虑。现实的锁链早已把每个人捆绑得动弹不得，只能不断地透支未来，来换取眼前的风平浪静。

也有很多人敏锐地观察到了现代社会中的种种深层次弊端，但却走向了否定现实、逃避社会的另一个极端。在他们眼中，物质与精神两者无法和平共存，必须作出二选一的决断。

大乘佛法所讲的“空有不二”，则是要从根本上超越事

物之间的矛盾对立，直达世间万象的不二本质。其实，物质的发展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精神的枯竭和心灵的停滞。在重要的佛教经典《维摩诘经》中，维摩诘长者虽然身处富贵，但不为富贵所累，正因为他彻底破除了对万法表相的执着，所以世俗的喧闹亦能成为他的修行助伴，众生的烦恼也能转为他的菩提资粮。这启示我们，面对如此五彩缤纷的物质世界，需要人们以更为超然的心境去看待，用更为强健的心力去驾驭。当内心不为境迷、不为妄转，方能超越万法自性的图囿，为生命开辟出崭新的空间。

焦毅强先生是我国建筑领域的资深专家，对于现代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有着深刻的思考和独到的领悟。建筑本身也正是科学与人文的交会之地，他将自己的感悟也融入于建筑设计之中，实现了现代与传统的完美结合。同时，他也从更为宏观的角度，针对当今社会与文化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诸多洞见。《建筑与传统文化的回眸与反思》这本书结集了他多年来的思考结晶，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能感受到他对中国文化的那份深厚情愫与拳拳之心。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的丰厚养分，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相信各位读者能够从中收获良多。

2013年国庆节于北京龙泉寺

序 二

焦舰

睁开眼，望着屋顶。这时我躺在床上，也许是刚刚醒来吧，屋顶有一条天窗，天是蛋青色的，很透明。一只鸟突然掠过，一个念头也突然占据我的心灵，飞过的那只鸟就是我，风从翅膀的羽毛间穿过，冷的，干净的。

那时候我多大？不会超过6岁，这个记忆一直到今天都很清晰。我甚至有一种预感，这也会是生命结束时最后的意识。

那时，刚随爸妈搬到石家庄，我那时在“文革”中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父母终于冒出了地面。关于这个城市，在20世纪80年代，赵忠祥曾在一个节目中用他那深情的语调说：

“听到她的名字，就仿佛闻到麦香。”其实哪有麦香，工业城市的微微的刺激味道倒是有的。

我们那儿遍布着纺织厂、造纸厂、制药厂，我大部分的同学、朋友都是这些厂的职工子弟。很多厂子是从天津、北京迁来的，再加上一些我爸妈这样的重见天日的大学毕业生，这里可算是个移民城市。操着本地话的原住民其实也刚刚摆脱农民身份没有二代。这个城市就是这样两部分人组成的，离开故乡的市民和离开土地的农民。

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12年，直到上大学离开。在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历史和文化的城市，也能活得扎实和肯定。最惬意的时候，是一个暑假大晴的上午，一个人沿着胡同的墙根

溜达，手指划过红砖的缝隙。有着无尽未来和没有未来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怀疑和渴求，只有在面前展开的这一天。

但大学之后，我有了一个标签叫作“建筑师”，为了弄明白怎样做建筑师才是对的，不停地读书，各样的书，会写一些感想：

1996年读古希腊的哲学：古希腊人有余力思考起了宇宙的组成，然后到数学神秘主义，最后产生了《几何原本》这样的数学经典。

2000年读存在主义：西方现代哲学发现了“人在本质上是一种时间的和历史的的存在”的困境。

2004年再次读勒·柯布西耶的作品：仔细看柯布西耶的东西，会觉得很可怕，几乎在所有后来建筑师的作品中，都能看到他的影子，仿佛如来神掌。影响，谁能狂妄到以受到影响为耻，我竟然就曾经有这样幼稚的年纪。

2006年读城市规划的理论书《城市形态》中的3个标准理论：宗教性的宇宙模式，有着神秘主义的特质，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机器模式，典型美国的格状城市，整体是各部分的机械连接；有机体模式，自我平衡的动态，“聚落”就是个有机体。

2007年读雷姆·库哈斯的《大跃进》：他真是很热心地研究这个世界，不厌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很积极，他是所

谓“向前看”的。从一系列数字看中国不错呀，质量控制、GDP、自杀、压力、犯罪、文盲、军费、人口年龄，除了压力最大，其他指标还好。他哪里是在说建筑，根本是在说这个世界嘛。用社会统计学的方式，图表、数字，也许只是背景。我不想关心世界行吗？人性是不是超越这个世界的？

这是从我近20年的“胡言乱语”中随机摘出来的，然后40岁了。天哪，我过了多么累的20年，仿佛有个答案在前方，找呀，找呀……也许，答案就是根本没有答案。

在这样的状态中，我仔细地读了父亲的这本带着“赤子之心”写的书——《建筑与传统文化的回眸与反思》。他也在寻找一个答案，而且也很确定找到了。多么羡慕，我并不在乎这个答案的所谓“正确性”，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重要的是内心的确信，我羡慕这种“确信”。

他的确信是如何得到的呢？我想来自于艺术和几十年的“活在当下”的生活态度。父亲几十年沉浸于绘画，并不太喜欢思辨。他做设计、画画，养家糊口的同时，努力地追随

着自己的内心去做事，没有价值判断的束缚，没有各种理念的困扰，就像一个干净的池塘，几十年承接甘霖。他以艺术为滋养，进行着新鲜而活泼的思考。

近些年，工作没有那么忙碌了，父亲开始更多地读书、思索。因为信仰佛教，他的思考有一个很肯定的基底，就是对于“因果关系”的坚信和对于“至善”的向往。所以与其说这本书是考据、推演的结果，不如说是内心自然的流淌。和他相比，我的心更像是一只“无脚的鸟”^①，在天空飞啊飞，不能够停歇。父亲的这本书，给了我安慰，因为我终于看到一个“答案”：向外追求多年的答案其实就在心里，宁静郑重地去面对“当下”，答案自会显现。

^① 无脚的鸟也叫极乐鸟（荆棘鸟）。传说中有一种能够飞越森林的无脚鸟，因为没有脚，没有停歇，没有终点，只有选择飞翔，没有停歇的飞翔。累了的时候也只能在风中休息。无脚的鸟一辈子只落地一次，那就是死的时候。

前言

任何一件事情总是有正反两个方面,本书书名——《建筑与传统文化的回眸与反思》就是讲前进得多了就应该控制一下。人们的行为常会按一个惯性发展下去,也常会受到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这时就会限制了人的创造力,限制了人们的创造力就会影响事物的发展,这当然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比如中国传统建筑就是按一个“惯性定律”发展延续着,很少变化。需要冲破惯性的约束,将人们的行为解放出来。

将人们的自我个性解放出来,创造力爆发出来,会带来十分欣喜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城镇的发展就是这样。人的自我能力形成的冲击力,带来了城镇发展的巨大变化,引起了城镇的迅速膨胀,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带来一些问题。问题到一定程度,自然人们就会想到需要制约一下这个解放了的冲击力,需要制定个规矩,让它按一个合理的轨迹去发展。这就是要反思,要退一退。这可以说是一个轮回。制定了规矩,事物的发展又会形成新惯性,人的创造力又需要重新解放。事物的发展就在这反复之间,这种发展形态是一种“一闪一闪”的,是一种“一闪一闪”的向前推动力。借用熊十力的说法,“这一闪一闪的力就是生命力”。生命就在其中。



自画像
(水彩画
焦毅强)

现在中国建筑发展已经进了两步，应当退一步了，应当反思，这才有生命力。反之一直向前冲击下去会有危险，不能一直膨胀下去。生命力总是一闪一闪的。发展的轨迹是轮回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什么因，就会结什么果。这是事物的因缘关系。最后的“结果”是由前面的“因”决定的。这个“因”很复杂，有很多因素，同时它又是一个长期的积累，不是一下子就能结果的。结的果，是靠长期各种因的复合积累。“因”不同，“果”即不同。比如西方今天的建筑是个“果”。这个“果”是由它的“因”结成的。中国今天的建筑也是个果，它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因，现在又复合上现代科技的因，结的果，中国新建筑就是个“果”。西方有西方的“因”，有西方的“果”。中国有中国的“因”，自会有中国自己的“果”，千万不要将他人的“果”硬当作自己的“果”，别人的“果”是受用不得的。所以要呼唤中国新建筑，用中国的“因”，来结中国的“果”。

中国的建筑按中国的需要应当融合中国自身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现代中国的新建筑应当是建立在科学及文化的双支点上，是双轨制的，中国建筑应当既是科学的又是文化的。人们习惯的理解是这个区域发展科学现代化，那个区域继承搞传统文化，但这里讲的不是这个意思。科学和文化传统应

当集于同一个个体上，用两把尺子同时量一个建筑。这个问题自然就延伸到如何继承传统建筑的议题上。中国建筑是以一个集合体的形式出现的，其中包含实体，也包含实体之间的组织规律。准确地说，组织规律就是“空间场”。中国的空间场和西方一般意义上所说的空间不同，西方的空间只是几何意义上的，中国的空间场是天人同构的场，所以其中含有“命力”。这个天人同构的空间场我们可以起个名叫“空体”。中国传统建筑的继承主要是空体的继承，而空体的继承是完全可以进入现代和走向未来的。

在北京凤凰岭龙泉寺我常与贤立、贤然两位和尚交往、共事，并讨论一些事情。在我心中他们就是高僧。

知识分子对佛教常用科学的方式，从知识的层面去探讨，常问及和尚很多佛学中的事情，而不得其解。贤然有个比喻：“一个杯子，水已经满了再想往里倒水是不可能了。这个杯子要想再装点新水只有把里面原有的水向外倒一倒。”只要是个成年人，就有了固定的思维模式。对于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来讲，肚子里的“水”早就满了。能不能向外倒一倒呢？我去龙泉寺就是让和尚们帮我向外“倒”水。

本书讲的是我对中国建筑继承与发展的认识。这个认识就好像我心中的“一杯水”，今天我把它倒出来目的在清空自己，更想请大家批评指正。

目 录

序一 中国佛学院第一副院长 学诚

序二 焦舰

前言

第一章 进两步 退一步	1
一、反思的思想是人生中光的回光返照	2
二、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在艺术上的体现	4
三、一切运转起来，这是令人不得安宁的事 ...	6
四、再谈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	7
五、知性的傲慢	10
六、美丽的事物是永恒的喜悦	11
七、智慧与无明	14
八、宗教美的神秘性	16
九、快去接住天上的那颗陨星	18
十、形式美的构成	19
十一、实现传统科学的融合	21

第二章 中国建筑应当建立“人文”和“科学”的双支点 ...	23
一、近代的变革	23
二、人的良知	23
三、存天理，去人欲	25
四、中国的科学与传统	28

五、建筑的发展西方是双轨制，中方是单轨制 ...	29
六、对现代建筑的再认识	59
七、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再认识	63
八、“佛”与“科学”的互应	64
九、还能被认知的城市	76
十、中国的新建筑	81

第三章 中国建筑的“空体”	83
一、中国建筑的“空”	83
二、禅宗文化旅游体验区	88
三、广场周边旧民居的改造	89
四、献万颗慈悲心 建万棵柏树林	92
五、充实完善赵州桥景点	96

第四章 中国建筑的真实存在	99
一、中国建筑目前存在的几种形式	99
二、真实存在的中国建筑	99
三、昆仑虚谷	100

结语：守住善的底线	120
-----------------	-----

附录1 关于本书的讨论——与张钦楠的书信往来	123
------------------------------	-----

附录2 善在哪里？善在生命，善在人心	128
--------------------------	-----

第一章 进两步 退一步



坐一坐，停一停（水彩画 焦毅强）

一、反思的思想是人生中光的回光返照

人有时需要回头看一看，“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实际上很有道理。人们经常看到公园的老大娘扭秧歌，扭秧歌走的步，据说是“八卦步”。所谓“八卦步”即是走两步要退一步。扭秧歌这个活动在中国南、北、东、西都很普遍，不但地域广泛，而且历史悠久，据传说来自古代人的祭祀。传说中，扭秧歌走的这三步，表示天、地、人三才。表示“天”、“地”的这两步向前，表示“人”的这步退一退，扭秧歌这三步合起来实际上是一步，这一步是前进了的一步。

我们华夏族的祖先特别推崇“三”。《史记·律·书》说：“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为了表示对三的崇敬，很早便借用了“叁”字作为大写的三，被董仲舒崇化为“天之大径”，有所谓：“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规，三句而成月，三月而成时，三时而成功。寒暑与和三而成物，明月与星三而成光，天地与人三而成德。由此观之，三而一成，天之大径也。”（《春秋繁露·管制象天》）

“一切都是从一开始的。但是这个开始的‘一’，为能开始下去，创生出或变化出‘多’来，就必须具备一种动力。如果这个动力是从外而获得的，那么‘一’便不成其为单纯的一，因为另有一个外力先它而在或与它同在。如果这个动力是从内部获得的，那么‘一’便不是一个单纯的‘一’。它的内部应是复杂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又不会因其复杂而是二，因为二不可能谓之开始，开始者只能是一。这样，纯一不可能开其始，二不可能是开始，那么只有具备有二于其自身之中的一，才有可能改其开始，并且真正成为开始，而这就是‘三’。只是这是为一的三，成为三的一；不是三的三。这就是三元。”（庞朴：《“数成于三”解》）

《易传》以天、地、人三才能成卦。

“天、地、人”是空间的三，而“始、终、究”是时间的三，表现易的生生变化之道。（庞朴：《“数成于三”解》）

人为什么要回头看一看，要知进知退呢？肯定是有好处，而且有科学道理。现在我们需要回头看一看。

远古的人类始于野蛮时期，宗教的产生规范了人类的行为，宗教的出现使人类进入了文明时期，宗教节制了人类放纵的行为，全世界大部分的宗教基本都产生于同一时期。

远古的人类可以说是没有约束、为所欲为到了一定程度，远古的圣贤让人们节制一下，退一退。就像扭秧歌进了两步应该退一步了。宗教出现了，告诉人们“回头是岸”，人应当不断地约束自己。

科学与宗教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两大文化力量。科学与宗教存在既对立又互补的关系。科学致力于解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宗教致力于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学反映现实世界，宗教指向理想之国。无论是社会还是人生，这两个方面都不可或缺。哲学曾经被认为是人类知识的总名，后来由其中分化出来部分的知识称为科学。又有一派人认为，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冯友兰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人类的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是认识，所以也可以说，哲学是对于认识的认识。对于认识的认识，就是认识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认识之，这就是认识的反思。”（冯友兰：《中国哲学的底蕴精神》第一册，9页）《新宣言》也说过这个意思：“假使我们要只用一句话，说出哲学是什么，我们就可以说：哲学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每一个人，只要他没有死，他都在人生中，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对于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这种思想，所以谓之反思，理由有二点。就第一点说，反思的思想，是以人生为对象的。以人生为对象的思想，仍是在人生中。在人生中思想人生的思想，是反思的思想。就第二点说，思想亦是人生中的一种主要的活动。以人生为对象而思之，不免也要以思想为对象而思之。这就是思想。思想的思想是反思的思想，思想是人生中的光。反思的思想是人生中的光的回光返照。”（冯友兰：《中国哲学的底蕴精神》）

作为建筑师为什么讲反思还要谈及哲学，为什么要提出当前要“退一退”呢，因为我觉得我们现代的建设发展可能



反思的老人（水彩画 焦毅强）

有些问题，如果不反思，不退一步，可能会更严重。反思什么呢，反思高技术带给我们的过度发展。这就关系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二、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在艺术上的体现

人类历史可以认为一直处于科学与宗教两者的斗争与统一之中。

西方近代的科学与宗教发展于“两希”文明。即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古希腊文化更专注于“格物致知”，代表科学精神；希伯来文化更专注于“身体力行”，代表宗教精神。前者偏于科学的掌握，后者偏于宗教的掌握。这两种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看成是对立的。我们的世界移动在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之间。我们有理由推论未来世界仍存在有时偏重科学有时偏重宗教的张力。这些在胡家祥先生著的《审美学》中有较详细的论述。历史上古希腊文明直接孕育出古希腊的雕刻，呈现出“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黑格尔指出：在这里，“每个神本身既然具有神性的个性作为他的定位，他就有一个明确的性格，或是有一种概貌，游离于抽象的普遍性与抽象的个别性二者之间。就是这种情况使真正的古典理想具有无限的安稳与宁静，十全的福慧气象和不受阻挠的自由。”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与希腊艺术风格具有同一趋向，这一时期在人类文化史上处于神走向人的过渡阶段。

希伯来文明孕育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这一时期最典型的建筑是教堂，而中世纪后期的教堂又以哥特式建筑为最普遍。哥特式教堂通体渗透着宗教精神，从外部看最为醒目的是高耸入云的尖顶。希伯来文明代表了宗教。18~19世纪之交，希伯来文明的精神在浪漫主义艺术中得到体现。这一时期，人第一次取代了神而成了壮美形象的合体，在音乐和诗中我们看到人的主体性的空前高扬。贝多芬开浪漫主义音乐的先河，他要让自己的艺术表达出比哲学更高的理性，帮助人们振拔现实的苦难，《英雄》、《命运》等交响曲鲜明地

体现了这种追求。

“西方从古代到近代的艺术形态就其发展巅峰而言刻画出‘之’字形的轨迹：古希腊的雕刻为优美，中世纪的建筑为壮美，文艺复兴的绘画复归优美，而积极浪漫主义的音乐和诗歌又崇尚壮美……历史是否还将这样地在辩证否定中延伸，需要人跟踪观察。”（胡家祥：《审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66页）

就世界范围而言，科学与宗教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两最强大的文化力量，科学与宗教的相互制约产生了科学美和宗教美。

“科学美”是20世纪初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彭加勒的一个术语，得到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广泛赞同。他们认为宇宙的本源是数，宇宙的结构是一种数的和谐。科学致力于揭示自然界内部存在的有序关系，审美考虑贯穿于科学活动的始终。爱因斯坦认为应当存在一个完全和谐的结构。也有不少人科学美持怀疑态度，首先科学美没有具体生动的感性外观，而基本是一种抽象结构；其次科学美缺少生命情调和品格，并不体现人文精神，无关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种数理结构之美“冷而严肃”（罗素语）。从人类心灵角度看，科学美处于知性层次。

宗教美是指人类深切盼望的，往往由心灵深层的突然敞亮所呈现的一种人生境界之美。在这人生境界里，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立消除，生存达到了自由和圆满。

有历史学家统计过去300年中近300位著名科学家的信仰情况，发现他们当中90%以上的人信仰宗教。爱因斯坦指出：“那些我们认为在科学上有伟大创造成就的人，全部浸染着真正的宗教信仰，他们相信我们这个宇宙是完美的，并且是能够使追求知识的理性努力有所感受。”（胡家祥：《审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19页）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科学和宗教不断地冲突、制约的同时，又因相互的协调而不断地发展。有时人注重研究“存在”的自体及“真空”的要素；有时人更重视人究竟是什么，研究人应该怎么做。

在中国，科学和宗教的关系则有所不同，中国人似乎不重视科学上的总结。冯友兰先生指出：“中国多注重于人之

自然中存在的有序与和谐
(水彩画 焦毅强)



是什么，而不注重于人之有什么。如人是圣人即毫无知识亦是圣人；如人是恶人，即有无限知识亦是恶人。王阳明以精金喻圣人，以为只需成色精纯即是圣人，至于知识才气，虽有大小不同，如八千镞之金，与九千镞之金，分量虽不同，然其为精金一也。金之成色属于‘是什么’之方面；其分量，则属于‘有什么’之方面。中国人重‘是什么’而不重‘有什么’，故不重知识。中国仅有科学萌芽，而无正式的科学，其理由一部分亦在于此。……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喜为知识而求知识，然亦以中国哲学迄未显著的将个人与宇宙分而为二也。”

中国的绘画、书法中表现的都是人的精神，而从不重视科学真实的物体表现。中国艺术强调的是人的精神，中国古建筑抽象地概括为几种形式后，就不再进一步从科学上求发展了，而是按中国的传统精神进行着次第的排列布置。

三、一切运转起来，这是令人不得安宁的事

直到本是哲学分支的“科学”产生出高科技为止，哲学还是一直能够起到规劝人类行为的作用。科学技术在近代突然变得很强大，而且越来越强大，速度已不可控制。科学迅速发展让人类感到了“自己的力量”，人类开始自我膨胀了，欲望被极大地激发起来了，人类要求的物质越来越多，开始对自然无限制的索取，整个环境开始被破坏了。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年），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与维特根斯坦一起被视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两位哲学家。他在《只还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一文中阐述了自己对技术时代的哲学思考，认为“哲学到此结束”，人类只有在“思想和诗歌中”才有被拯救的一致希望。哲学到此结束，意味着人们不再反思。原文如下：

海：（海德格尔，下同）我认为今天的一个关键问题，如何为技术时代安排出一个——而且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政

治制度来。我为这个问题提不出答案。我不认为答案就在民主制度。

明：（《明镜》杂志记者，下同）您说的民主制度只是一个大杂烩的概念，在这个大杂烩概念下面各种很不相同的思想都放得进去。问题是，还有没有可能把这些政治形式变成一个花样？您在1945年以后曾对西方世界的政治改革发表过意见并且也谈到过民主制度，谈到过在政治方面表达出来的基督教世界观，也谈到过法治国家理论——而您把所有这些改革图谋都称为“半吊子”。

海：我请您先讲讲，我在什么地方谈论过民主制度以及您还引用的那些话。我也会把这些人算作半吊子的，因为我认为这些人没有真正搞清楚技术世界，因为据我看来，这些人思想深处仍然还有看法是，技术在本质上是人就摆在手中的一种东西。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技术在本质上是人靠自身的力量控制不了的一种东西。

明：据您看来，刚才历数过的这些潮流中哪一种是最合时宜的呢？

海：我看不出来。但我在此看到一个关键问题。首先需解释一下，您所谓“合时宜”是什么意思，这里的“时”是指什么？还须问，标准的合时宜情况是不是就人的行为的“内在真理性”而言，标准的行动是否就不是思想与诗歌，我这样提问时是把关于我的讲话的一切诽谤置之不顾的。

明：人在一切时代都用他的工具不能百事顺利，这是一目了然的，请看魔术学徒的情况就清楚了。而今，我们用现代技术这个确定厉害得多的工具也不能百事顺利，这样说，不是有点太悲观主义了吗？

海：悲观主义，不是的。在现在所进行的这种深思想的境界之内，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都是太不闻大道的处事态度了。首先要搞清楚——现代技术根本就不是“工具”而且不再和工具有什么相干了。

明：为什么我们对技术要激动得不得了了呢？

海：我不说激动。我说，我们还找不到适应技术的本质道路。

明：人们却可十分天真地来对您讲话，还要控制什么？一切都运转起来了嘛。越来越多的电站建立起来。生产丰

富。人类在地球上的高度技术化的部分得到很好的供应。我们生活得很舒服。到底还要什么呢？

海：一切都运转起来了。这恰恰是令人不得安宁的事，运转起来并且这个运转起来总是进一步推动一个进一步的运转起来，而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脱离开来而且连根拔起。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惊慌失措了，总之，当我而今看过从月球向地球的照片之后，我是惊慌失措了。我们根本不需要原子弹，现在人已经被连根拔起。我们现在只还有纯粹的技术关系。这已经不再是人今天生活于其上的地球了。现在正在出现的人被连根拔起的情况就是末日了。

西方世界，随着两三百年前资本主义的发展，文化素养不高的资本家开始决定建筑的发展，这些新贵们按他们的喜好追求来进行取舍。资本主义社会本来就是放纵个人欲望的，个人欲望得不到控制，造成科学及高技术存在的对社会的不良冲击得不到控制，城市建设的混乱更得不到控制。资本主义初期，西方城市到处烟雾弥漫，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形象无序地重复，在那个时期西方世界出现了自然环境的毁坏和城市的混乱扩张。

今天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样涌现出了一批新的权贵，其中相当部分文化素养不高，这些人开始决定城市的发展。高技术手段也同样在冲击着我们，中国自然环境的破坏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最近看到一则消息，中国要开放私人飞机，10年内可能成为世界上拥有私人飞机最多的国家。地方上交通的拥堵大家已经领教了，如果一抬头天上到处是轰鸣声，就更不得了了。北京的地下交通也在快速发展，未来有一天会不会研究出私人地铁？也未可知，那时人们可以在地下到处穿梭。想一下，如果我们能控制住这样的发展，如果我们能在地面上解决交通问题，不是更好吗？

社会高速度的无限扩展是依赖科技的发展实现的，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日益高度科技化。高度技术化使我们生活得很舒服，这就促成不断地发展提速。这个不断地提速破坏了我们整个地生存环境。我们不能控制一下吗？

近代科技的发展使人的能力变得很大，“自我”被提得很高。人们自由地放纵着自己。这一切又好像让人心回到了

“远古”时期，那个黑暗的野蛮时期。现代人心的自由放纵丢弃了一切文明和传统，人心中的神没有了，失去了管束。这一切使我们感到很可怕。

我们现在真的需要回头看一看。看一看我们的周边的环境，人和人的关系，是否是“苦海无边”呢？现在应当回归一下传统，回归一下文明，约束一下我们自己。这个约束应当是从调心做起，让人类社会发展重归协调。

四、再谈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

要谈“天人合一”观，还得看《只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

明：好，现在自然就可提出一个问题：一个人还能够影响由势所必至的情况组成的这个总体吗？或者说哲学能够影响它吗？或者让哲学指引一个人或许多个人进行一种特定行动时两者分化一起能够影响它吗？

海：如果我可以简短而且也许是说一点老实话，并且从长期的沉思来回答，我就要说：哲学将不能引起世界现状的任何直接变化。不仅哲学不能，而且所有的一切只要是人的思索和图谋都不能做到。

明：请您原谅，我们不想搞哲学，我们没有那种本事，但是我们在此都有了政治与哲学之间的接触点，因此请您宽恕我们在此把您拉到这样一篇谈话中来——您刚才说了，哲学和个人都不能做什么事了，除非……

海：……做好准备随时迎接上帝的到来或者上帝的缺席。就是上帝缺席的经验也不是一无所获，而是人从我在《存在与时间》中称为沉沦于在者的境界中解放出来的境界。要对今天的情况进行沉思，就须做好上述的准备。

海德格尔的解放是“我在《存在与时间》中称为沉沦于在者的境界中解放出来”。如何解放是一个难题。哲学家们都在想，中国有个叫钱穆的哲学家也在想，忽然一天钱穆想



空林
(水彩画 焦毅强)